

“知识考古学”之批判史观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曾健生¹, 姜传松²

(1.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南昌 330013; 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作为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领袖, 福柯的思想对史学研究的方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 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局囿, 并对传统史观的起源性、连续性和总体性做出了旗帜鲜明的批判, 开创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时代。知识考古学对教育研究同样具有很大的方法论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 知识考古学; 福柯; 批判

中图分类号: G40-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557(2006)06-0152-02

一、福柯的史学思想——以知识考古学为例

在考古学时期, 福柯明确把人类文明史上的癫狂、疾病、非理性、诊所、医学、人、知识型、人文科学、知识等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统统置于考古学之下, 将它们提升到考古学层面进行重新思考。福柯的考古学意在对人类知识进行审查和重估, 对上述现象及其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概而言之, 以不同的方式, 对前人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 以改变老生常谈, 彻底更新传统思想史。

知识考古学, 即考古哲学, 是研究某一特定时代文化现象与文化现象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的分析方法或者批判方法, 有着特殊的研究主题: 精神病、癫狂、非理性、医院、诊所、人文科学、知识型、论说等思想纪念物。知识考古学一词源于希腊文, 意即关于古的理论。“古”指古物, 特别是古代艺术品、古迹。福柯运用考古学研究人类的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从福柯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至《话语的秩序》, 考古学一直是他的主要哲学方法。考古学在福柯的著作里获得了新的意义, 并成为他独特的分析手段, 它不同于传统考古学。传统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知识考古学则是反历史学(思想史)的。如果说, 传统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性遗迹, 那末, 知识考古学分析历史学家留下的人类精神现象, 挖掘思想史得以建立的可能性条件, 进而探寻被传统史学抛弃的思想文化的印迹、间断性及中断性证据。知识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及其经验, 如精神病、癫狂(沉默)、生命、劳动、语言……。在知识考古学里, 起决定作用的是历时间断性(非线性连续性或横断空间系统), 而不是历时连续性(线性连续性); 知识考古学是个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关联性)相结合的体系; 它抛弃了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其起源性等基本概念。

知识考古学不再将话语(论说、商谈、论述、辩述)看作文献(书、书本、本文、叙述、汇编、手稿……), 而看作档案或纪念物。话语不同于琐碎的言语和语言, 又不同于句子、命题、论说单元或普通语言行为, 而是构成话语对象的实践; 它不仅具有语言意义, 又具有非语言意义; 它是“言语”、“语言”、“看”、“说”、“陈述”、“撰写或书写”和“商讨”有机融合的复杂体系; 它是声音活动(言说与对话)和符号活动(书写和商谈)的结合, 是个“实践-符号”概念。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相互依赖并通过它们来显现。话语受制于“生产-经济-政治-社会”及其制度和策略。话语实践的主体是有灵有肉的人, 因此, 话语具有物质性、时间性和空间性, 也具有外在性、有限性和并合性。考古学的“知识”不是关于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和观点的科学话语, 而是话语形成的要求; 知识考古学发现了话语作为档案存在的条件, 确定了话语的独特领域。知识考古学确定了话语实践的规则和类型; 话语实践“制造”各种纪念物, 是一种精神生产, 与物质生产一样重要; 知识考古学家要分别考察这些纪念物, 并加以比较, 弄清他们之间的联系。知识考古学分析话语档案变换的不同种类, 突显知识的差异、断裂、间断、变动与分散形式。陈述性话语必须摆脱认识主体和心理特征; 陈述形式是话语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多种多样, 变动不居; 概念的产生不在个体心理之中, 而在话语自身之中。知识考古学选择一个时代不同的话语及其基础、关系和特征进行研究, 从而找出该时代知识的形成、模式与哲学基础。

二、福柯史学观的特点

1. 起源性批判。传统史学家有一个偏好, 即总是想方设法为历史现象寻找其所谓的本质起源和终极原则。如果谱

作者简介: 曾健生(1967-), 男, 江西宁都人,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系学家拒绝探求“起源”,而是去倾听历史的话,那就会发现事物背后并无本质或事物本质是以零星方式产生于不同于事物的图像的,就会发现理性是完全“合理地”诞生于机缘的。福柯更加关注的是偶然性、变化、差异、分歧和偏差。高尚的“起源”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延伸物,因为它相信事物从产生时起就是最为珍贵的和根本的。但实际上,历史的开端要普通得多。

福柯并不打算在时间上往回追溯,并不设法寻找偶然的事物背后的本质,而只是就实际发生的事物本身来考察事物,只是倾听历史本身,还实际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如果否认了历史在过去有其起源,即否认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某个本质东西的延续和发展,那就意味着否认了历史在未来有其连续。历史并非一个连绵不断的、承上启下的过程,过去并没有因为替现在和未来预定了发展轨迹而在现在和未来中时隐时现,成为现在和未来的玄机 and 动力。

2. 连续性批判。如果历史主义者所做的,就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描绘一个在过去有其起源并且在未来有其连续性的总体化历史过程,并认为历史的目标和本质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实现、人的理性的和预定的实现,那么,很显然,福柯就不是历史主义者。

由于因果关系理论支撑着历史主义的连续性论题,所以,福柯首先要批判历史主义的因果关系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历史是因果链条展开的过程。或者说,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在过去已被预定好的目的,不会有偏差和改道。但在福柯看来,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具体的历史事件不仅往往是偶然的,而且还会有中断、波折、变化。历史主义是事先铸就一个均匀一致的、毫无重大意外的连续性框架,然后硬是把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和具体生动的历史事件塞进这个铁框中。于是历史被肢解、歪曲、篡改了,历史被弄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历史变得毫无生气、毫无真实可言。考古学方法是与历史主义的因果关系理论截然对立的。

3. 总体性批判。福柯曾严词抨击西方理性,但他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而是要批判以大写的理性、第一原则和绝对概念等为核心展开的、有其起源的、连续的和总体化的大写的历史,是为了恢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使非理性在真实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此,福柯构建了“真实的历史”,认为具有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的历史都不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具有敏锐的目光,能区分、分离和分散事物,能释放歧义性和边缘因素。”重要的是要系统地粉碎人们据以转向历史并把握历史总体性的支撑点,粉碎使得人们能把历史当作一种耐心的连续运动加以回想的观点……历史将是真实的,这是在这样的程度上说的,即历史会把间断性引入我们的真正存在之中。历史划分我们的情感,夸大我们的本能,繁殖我们的肉体并使肉体自己反对自己。”历史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历史没有终极原则和传统史学家所妄求的连续性。

三、知识考古学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一,教育学与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因此,认真分析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其精髓,打破传统教育研究方法的局限,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知识考古学在注重理性作用的同时,尤为关注对非理性现象的研究,这为当代教育研究领域研究流弊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对其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视角的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教育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活动,而人尤其是学生则是教育教学活动中永恒的主体。而教育学则产生于教育活动的现实需要,它以教育教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教育研究方法则是开展教育研究的工具和武器,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作路标指引,那么任何教育研究活动的开展教育将是一种低效、盲目的冲动行为。

借鉴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就应当加强非理性主义方法在其中的应用,全面客观地研究教育教学活动,以得出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为教育教学所用,造福人类。除此之外,教育研究对象选择的非理性化亦是今后教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它要求珍视教育教学活动中学生及教师的心理、情感及价值追求,以使教育研究真正回归本原。早在一百多年前,哲学界的思想巨人尼采就告诫世人:“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因此,打破教育活动以及教育研究的“非人化”和“非我化”,消除颓废空洞说教的遗害,真正确立人的鲜活的情感、感受等在教育中的地位,已是当务之需。此外,打破教育研究中的整体性和模糊性,加强非理性方法的应用,以及教育研究对象的情境性和非理性化,应是今后教育研究改革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 知识考古学[M].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3.
- [2] 于奇智. 福柯及其生平、著作和思想[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 (1).
- [3] 高毅. 福柯史学刍议[J]. 历史研究, 1994, (6).
- [4] 莫伟民. 福柯与结构主义[J]. 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4, (6).
- [5] 莫伟民. 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J].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1, (3).
- [6]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 商务印书馆, 1996.

(责任编辑:张秋虹)